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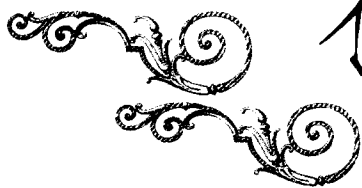
花夢恨

顾明道著



中国通俗小说书系
主编 吴士余 臧建民
策划 陈鸣华
上海文化出版社

花夢恨



顾明道著



中山仙館小說書系

主編 吳士余 臧建民

策劃 陳鳴華

上海文化出版社

ISBN 7-309-04863-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萼恨/顾明道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中国通俗小说书系)
ISBN 7-80646-878-1

I. 花… II. 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2831 号

责任编辑 陈士杰
装帧设计 姜 明

书 名 花萼恨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 编 200020
电子信箱 csi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 www.shwenyi.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0.75
插 页 1
字 数 240,000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7-80646-878-1/I·489
定 价 2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918322

作家文库·中国通俗小说书系

总序

◎

吴士余 臧建民



文学是合着时代节拍的形象书写。人们常常将它视作社会与人生的审美记录,作家对生活体验与思考的写真。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人生,构建着互动式的关联。无论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制导,还是作家个人化书写的追求,人性的、情感的、欲望的体验与审美,总离不开直面人生,离不开对当下的社会文化生态与生活真相的真实叙事,由此,文学给人一种人生启示,一种审美想象。五四新文学是如此,当代文学书写亦然。多元的文学形象以它独特的魅力构建了中国文学的历史,它既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构成,也昭示了中国文学精神的探索、积淀与成熟。

若把中国文学创作置放在历史的坐标上,不难发现,20 世纪的 30—40 年代、50—60 年代、80 年代曾出现过三次文学高潮,文学发展的周期性常常与社会变革和转型同步。处在这个历史坐标上,上海作为文学创作中心之一,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和辉煌的历史。尤其是作为现代都市的上海,其包容性、开放性以及注重书写个体性的文化传统更是构建了上海文学独特的海派风格。当上海融入世界国际大都市行列之际,文学书写会溢满着新的活力和文化张力,它将作为当代性文化的一翼呈现着持久的魅力。由此,策划、出版《作家文库》则是上海作家和上海出版人不容推辞的责任。

当然,编撰《作家文库》不同于 1930 年代赵家璧先生主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它无意构建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创作史,不拘泥文学



的经典与前卫,也不刻求作品的史诗效应和完美的审美艺术欣赏价值,不充当评判者将作品视作社会政治变革与思想启蒙的派生物,只是希冀通过作家的文学创造力和个人化叙事展示不同时代的作家群体汉语书写风格以及他们对文学传统承继与创新的自觉。当然,在市场经济的当下,出版物毕竟要寻找较广的读者群,适应大众的阅读体验,因此,编撰、策划《作家文库》要注意自身的市场消费效应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思维向度。有鉴于此,编入《作家文库》的作品将顾及文学书写的诸多文本(如小说、诗歌、散文小品、理论等)和多样化的文学风格,既关注前卫的文学探索,也不偏废青春、网络的书写文本;文学经典与大众阅读兼融,名家与新秀共存,通过主题性的书系(如“中国通俗小说书系”、“新生代作家书系”、“上海纪事”)编撰,展示中国作家(尤其是上海作家)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文学书写的本色,以及作家对人文精神的多元化审美追求。

我们相信,经数年努力,在上海拉开世博会序幕之际,《作家文库》将向海内外奉献出丰富多彩的文化硕果。

2005 年 10 月

前言

杨 义

进入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曾经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观念革命,在这场以“五四”为标志的文学革命中,中国传统那种文史混杂、文笔并举的“杂文学观”,彻底让位于当时从西方传入的,以承认文学价值独立为主要特征的“纯文学观”,并在一种启蒙主义的旗帜下,全面改写了受传统观念支配的文学史叙述和文坛秩序。也正是在这场革命中,在传统文化中一向处于低位的小说、戏曲,一跃摆脱了它的通俗地位,获得了与诗文一样的文坛正宗地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革命虽然提升了小说、戏曲的地位,却并没有取消人们文学观念中高低雅俗的对立。尤为有意思的是,也就是在作为传统通俗文学代表作的《三国》《水浒》,在胡适、鲁迅一系列著述中得到空前评价的同时,作为这一文学传统的直接继承的章回小说,却被贬为“旧派”,在一种新的新/旧、雅/俗的对立秩序中,被放逐到了新文化的下层和边缘。因而,在以新文学为主体的文学史叙述中,所谓“旧派通俗小说”,很长时期以来,所处的一直是一种被批判,或被有限承认的地位。

这种局面的造成,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一方面,由于其所从衍生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条件,“通俗小说”始终未能完全割断与文化传统中较为保守的一面的联系,它的基本格调,它的叙事模式,承载



了过于沉重的旧文化信息；它的商业化生产方式，它对文学娱乐功用的过度张扬，又使它与近代市民社会文化平庸的一面结下了很深的关系；另一方面，新文学的“横的移植”特性，也使它价值判断，不知不觉间发生了某种新的倾斜。说透了就是，通过文学革命获得现代“纯文学”正宗地位的小说、戏剧，除了在文学史的领域内外，其实指的主要都是来自西方的新东西，新文学价值观在中西、新旧、雅俗，这几对矛盾的概念间的，实际发生的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纠结。而这从根本上也和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性反传统思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显而易见的是，新文学早期对于旧派通俗小说的批判，在现代文化转型中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合理性、必要性；然而，在今天看来，这一批判的另一面，或许也多多少少有一点低估了它可能具有的正面意义，抑制了文学发展的多样性和多层面的可能，以及中西文学叙事方式融合成熟的历史过程。因为，即使是撇开这些小说思想内容中可能具有的积极面不说，仅仅就形式而言，它也自有其值得深入研究的东西，尤其是那些较为成功的作品所表现出的作者对民族和民众审美心理的稔熟和了解，或许正是许多新文学作品所缺乏的。像老舍、赵树理、张爱玲等作家，更不必说台港的金庸、白先勇等作家，都从传统文学甚至民国通俗小说中获取了弥足珍贵的审美启示。连茅盾的《子夜》直到《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叙事境界，也与取法传统章回小说的描写笔墨，存在着深刻的关系。

然而，说到底“通俗小说”毕竟还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学现象，而它在中国现代文化发生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应低估的。譬如五四时期备受抨击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在民国初年直到“五四”新文学兴起的一段时间里，就曾占据了文坛很重要的地位，而像李涵秋《广陵潮》，平江不肖生《留东外史》一类的谴责小说，所发挥的社会影响，也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这类作品沦至末流，自然有许多可加批判的东西，其媚俗，其庸滥，其冗长，其松散，都足败坏阅读口

味,但就其精彩的一面而言,也有许多引人动情、启人思考的东西。尤其是,它们在叙事技法上的某些新尝试,更给现代小说走向它的更为成熟的形态,积累了积极的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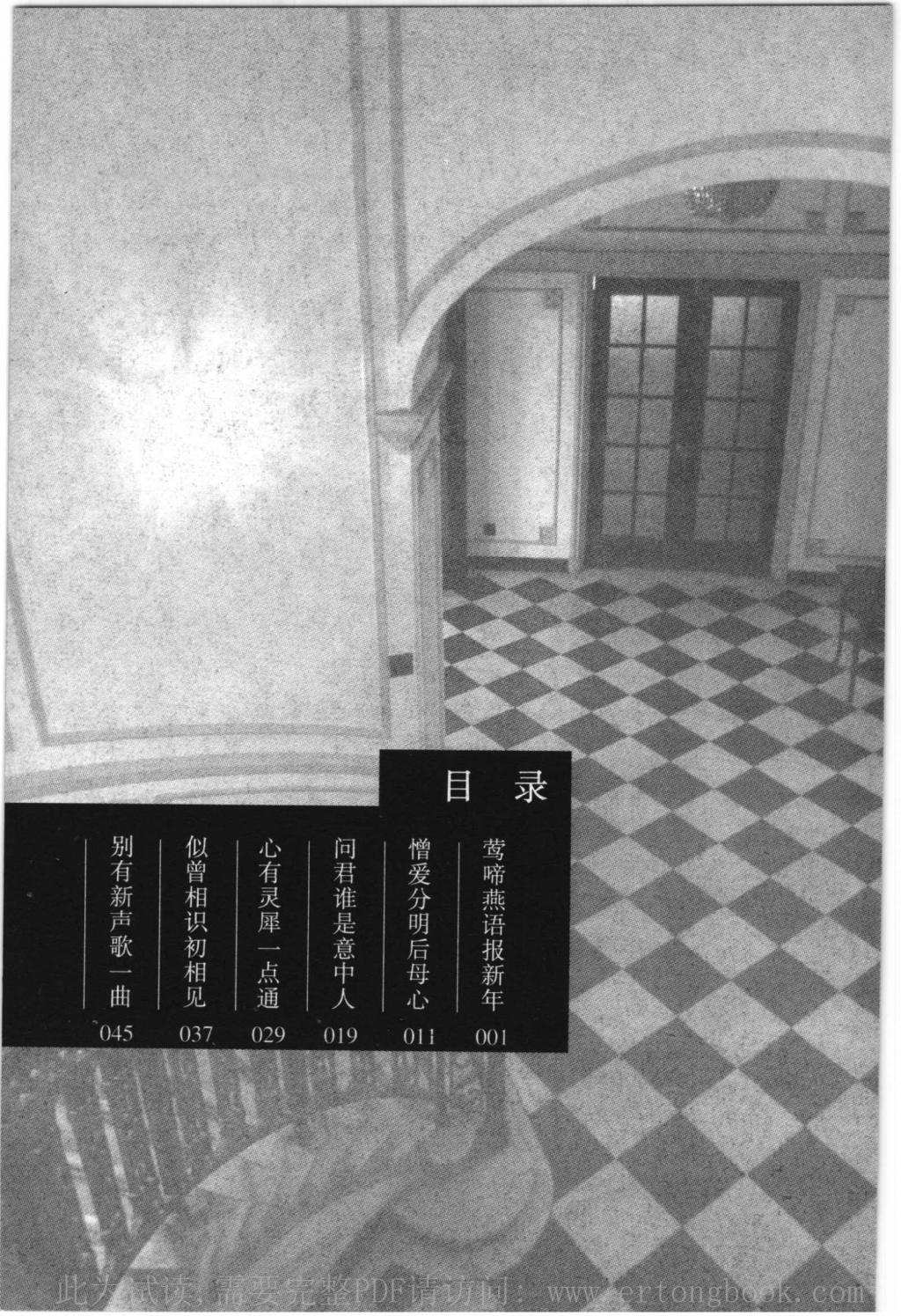
“五四”时期,经过新文学作家 1919 年,1921—1923 年对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两次批判,这类小说似乎大有被逐出“文坛”的趋势,然而,这只是就新文化阵营和新文学“文坛”的情况而言,由于植根于本土文化,又比较贴近大众文化趣味,在社会文化的中下层,尤其是在市民社会,它仍然拥有广大的读者,而它的实际发展过程,又与新文学的发展之间开始发生一种双向渗透的复杂过程。20 年代后期,在张恨水、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分别将通俗小说中的言情、武侠两路推向成熟的同时,分别继承了中西文学传统的历史演义、侦探小说,也在蔡东藩、程小青的笔下结出了硕果。而在整个 20 年代至 40 年代,分别以北京、天津和上海、苏州等地为中心,通俗文学南北互动,相促相生。李涵秋、张恨水、周瘦鹃、包天笑、徐卓呆、赵焕亭、刘云若、顾明道、还珠楼主、秦瘦鸥、郑证因、白羽、王度庐……一连串名字,贯连起的是一部部给民众生活带来无数快乐的通俗小说的畅销不歇。受到新文学批判、挤压的通俗小说,在发挥着传统写法优势的同时,也在悄然向新文学学习。也正因此,我们就既读到了像《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这类笔法诡异奇绝的超现实梦幻描写;也读到了像《啼笑因缘》《金粉世家》这样可资雅俗共赏的作品。而与此同时,不同程度认识到自身局限性的新文学小说,也在悄然向通俗小说学习,而这只要提一下 20 年代的张资平、叶灵凤,30 年代的徐訏、无名氏,以及 40 年代解放区文艺中的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人们就会有深刻的印象。

从古至今,中国文学观念的发展,已经走了三步。第一步,是“杂文学观”的时代,其特点是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其存在跨越了漫长的历史年代;第二步,是“纯文学”的时代,其核心在承认文学的独



立价值,这一时代从20世纪初我们接受西方文学观念起,一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主要的影响力;第三步,是“大文学观”的时代,它是一种在新的历史高度上蕴含着综合思维的形态,既汲取了“纯文学观”的实践结果和理论长处,又试图在看取广阔而丰富的人文存在的基础上,超越在文学“提纯”过程中对文学与整个文化浑融共处的自然生成形态的人为阉割;这个时代随着新世纪才刚刚开始到来,虽然影响还不及前两种形态,但却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所决定的新文学观的发展方向。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文学三世说”。在这种观念看来,文学观念的进步,必然促动人们在看雅俗问题时,取一种更宽容、更辩证、更有益于良性文化生态形成的观点。无论是从满足有民族文化特点的叙事审美心理的角度看,还是从适应正在到来的都市时代市民文化的多重需求角度看,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都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积极的启示。重新阅读它们,也就不能只看作一种赏心悦目的文化消闲,而更是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反刍活动。当此之时,推出这套《中国通俗小说书系》,必将对未来中国文化的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2005年7月



目 录

莺啼燕语报新年

001

憎爱分明后母心

011

问君谁是意中人

019

心有灵犀一点通

029

似曾相识初相见

037

别有新声歌一曲

045

千金散尽还复来

055

春愁黯黯难成眠

065

赖有智囊作鲁连

075

最是可怜阿母心

083

装神弄鬼有阴谋

093

一片深深舐犊情

103

初下卢家玉镜台

117

欣识吴门交际花

131

落花时节又逢君

145

问君底事总荒唐

161

凄凉病榻悲双亲

173

分离雁行叹燃萁

183

世事茫茫信难料

201

双栖海上营金屋

215

卿须怜我我怜卿

227

因何水火不相容

241

妒花风雨猝兴波

253

情天孽海如幻梦

267

一旦分飞同命鸟

287

花萼悴荣伤母心

311

莺啼燕语报新年

这时正有一个西装少年，履声咕咯地从外边走进来。这少年的年纪不过十六七岁，头发朝后梳着，搽得十分光滑，脸上也敷着粉，更显得子都之姣，濯濯如春日杨柳。





最难更改的是风俗习惯，不论什么事，倘然已是通行于民间，一旦想要改革它，总是十分困难。试观我国的新历旧历，民初迄今始终是双方并行，倒并不弃旧恋新，美其名曰农历。所以国历虽然颁布了若干年，而社会间一到岁尾年头，依然盛行过农历的新年，家家爆竹，户户桃符，有钱的人家杀鸡宰豕，结彩悬灯，非常热闹快乐。对于国历的新年却是阳奉阴违，反不见有何点缀。尤其是苏州地方，它是在京沪线上的一个风景幽茜，地方安静的住宅区。古语说得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苏州的人民沉醉在山软水温的环境里，很多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富家。便是一般小康之家，以及商人们，当那农历新年的时候，也多粉饰太平，椒花献颂；团拜咧，贺年咧，请年酒咧，家家热闹，欢腾华屋。最普遍的便是以赌博为新春的娱乐，往往呼卢喝雉，一掷千金，而闺中小儿女相聚掷状元筹，虽不脱封建思想，而比较那些牌九摇摊等武赌却又文雅而有趣味得多了。

在民国二十年的时候，苏州是一个很安宁的所在，不愧有天堂之名。到了农历新年，大小人家尽情求欢，都不肯让他寂寞过去。在阊门南濠街上都是些商界人家，虽没有观前街那样又富丽，又摩登，充满着吸引力，可是殷实的也很多。有一家外面是

一个双开间的颜料号，在新年的当儿闭着门，没有开张。有几个店员正在店堂里聚着掷骰子，而在店的后进却另有一座美轮美奂的新式楼房。庭园中花木扶疏，境地幽静，正中一个客堂里，花砖上铺着很厚的地毯，陈列着全红木的器具，正中悬着一副神轴，桌子上放着大方供大香炉，三盆果子，天然几上左边一个雨过天青的大花瓶里插着猩红可爱的天竹子，右边是一座新式大自鸣钟，正中还供着一盆水仙花，两边几椅上都披着大红绣花的椅靠。前面走廊下挂着一头鹦鹉，红嘴绿羽，彩色十分艳丽，高唤着“小少爷，小少爷”。

这时正有一个西装少年，履声咕咯地从外边走进来。这少年的年纪不过十六七岁，头发朝后梳着，搽得十分光滑，脸上也敷着粉，更显得子都之姣，濯濯如春日杨柳。身穿新制的西装，外罩着一件高领的大衣，两手套着皮手套，拿着一根司的克，和一个照相机，走到客堂里把照相机向桌上一放，丢下司的克，很不高兴地伸着一个懒腰，这时候屏风后早走出一个中年妇人来，穿一件玄色绸的衬绒旗袍，手里捧着一只热水袋，右手中指上亮晶晶地套着一枚钻戒，笑容满面地对少年说道：

“克家，你怎么回来了？没有去吗？”

少年把脚一蹬道：“都是母亲要我等着吃虾仁汤团，迟了半点钟，所以等我跑到那边，船已开了。我忙骑了一头驴子向河岸上追去，直追到枫桥，不见他们的影踪。独自一个人在寒山寺里走了两个圈子，寺已荒废，游人甚少，钟声非旧，碑文多蚀，没有什么好玩，因此只好回来了。”说着话撇起了一张嘴，露出一脸不高兴的神情。

妇人道：“好儿子别要生气。这次不去也罢，梅花还未盛放呢。稍缓几日我当邀舅父舅母雇舟伴你，不是更好吗？”

少年道：“我不高兴随舅父们一起去。今天是同学约的，他



们有几个从上海来一起玩，当然很有兴致。都是你教我吃汤团，耽误了我的时光，他们已开船去了。”

妇人笑道：“你不好怪我的，他们太性急了，为什么不等候你呢？”

少年道：“这大概是小李不好，他本来和我有些意见，借公济私，逐出我一个人。明天见了，必要向他理论。我庄克家不是请不起客人的，船钱船菜一起给我来也可以。”

妇人道：“你不必这样发怒。好玩的地方多哩，今天晚上请你到开明大戏院去看十五本西游记，好不好？”

少年摇摇头道：“看戏吗？我在上海不好看吗？布景好，角儿好，一切都远胜这里，何必回来看戏呢？”

妇人搔搔头道：“闲话少说，你没有吃饭吗？”

少年点点头道：“虽然没有吃午饭，可是肚子已气饱了。”

妇人走过去，抚着他的肩膀说道：“好儿子何苦如此呢？我们刚才吃过了，你没游着山，饭总要吃的，饿坏了身体不是玩的。你和谁呕气呢？真太犯不着啊。”说着话遂唤一声阿宝。

早有一个年轻的婢女，挑着前刘海，脸上敷着胭脂，穿一件青布单旗袍，笑嘻嘻地走过来说道：

“少爷太太何事呼唤？”

妇人道：“你快去吩咐厨子老陈端整二少爷吃午饭，把烧好的童子鸡盛上来。”

阿宝答应一声，立刻回身走去。于是妇人陪着少年，开了左边一扇洋门，走进里面去，乃是一间餐室。室中生着火炉，一室尽春。少年把大衣一脱，挂在衣架上，向正中圆桌底拉开一张沙发椅子坐下。阿宝跟着走进，取过一双金镶翡翠箸来，放在少年面前，又去端上两个酱油和辣酱碟子，冲上一杯元宝茶。妇人坐在一旁，要看他吃饭。一会儿一个老妈子托着一大盘菜肴进来，